

谢宗玉文化大散文集《千年弦歌》，以岳麓山为轴心，通过千年文脉、千古文人、千秋文话、千载文迹四重维度，构建了一部流动的湖湘文化史诗，解密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图谱。

正如谢宗玉在《创作》2025年第1期刊载的《麓山，那些过往的灵魂》中所言：“许是雪天的缘故，内心突然多了一份柔软与牵挂。我在想，历代那些路过潭州的羁客，是基于什么原因去登岳麓山呢？当时他们各怀怎样的心事？岳麓山是否给过他们短暂的慰藉与温暖？那些伤于世情的灵魂，能否与山上的翠木、流泉、啼鸟共鸣？又能否在南方山水的温情里滋养精神？从而减轻羁旅中的愁苦，以及对迷茫未来的担忧？”

《千年弦歌》的第二部分“人物风骨”与第三部分“诗话流芳”，聚焦了文人个体与集体诗性的复活。麓山，那些过往的灵魂，为岁月掩埋又被时代拭亮的名字和那些不断被打捞的诗性灵魂，得以在谢宗玉的笔下鱼贯而入，一呈现，并发出令人炫目和惊喜的光芒。

“譬如杜甫的欣喜、韩愈的失落、柳宗元的依恋、刘长卿的哀号、元稹的惆怅、李纲的悲悯、辛弃疾的愤懑、文天祥的悠然”，荒天展翼任翱翔，最早入驻岳麓山的重量级名人陶侃，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镇文化站办公室是两间平顶砖屋。西边是一座高大的影剧院，红砖红瓦，高大敞亮的玻璃窗，倒也时尚。我是文化站长，手下有两个专职人员。我们每日的工作，便是整理书，登记借阅，或接待各类演艺团体。那时阅览室的书不算少，统共有万余册，却已是名扬全镇的借阅“宝库”了。起初，借书的人寥寥。农家人忙于生计，哪有闲心看书。后来借书的渐渐多了，大抵是几个中小学老师带了头，接着是些高考落榜而又喜欢文学的男女青年。

记得有个叫志权的后生，约莫二十出头，瘦高个儿，每次来都借农业技术的书。有一回，他红着脸问：“有没有……讲爱情的书？”我故意逗他说：“怎么，想学谈恋爱？”他急得直摆手，“不是不是，是帮别人借的。”我笑着抽出一本《青春之歌》给他。他接过书，像捧着烫手的山芋，匆匆走了。

后来知道，他是给村里的民办教师肖丽借的。我见过来借书的首丽，她生得白净，梳两条长辫子，说话细声细气的。她每次来还书，总要把书用旧报纸包得整整齐齐。

最常来的是位叫王才生的老先生，据说早年当过老师，因为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小说散文，被县磷肥厂调去当了办公室秘书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职了。他总是借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小说，而且看得极慢，有时一本要看上几个月。

问他为何看得这样慢，他拄着花白胡子说：“读名著要细嚼慢咽，囫圇吞枣岂不可惜？”后来他眼睛不好了，便让他孙子来借。那孩子十四五岁，机灵得很，借了书回去念给爷爷听。

镇上每逢三、八是集日，这时文化站最热闹，常有赶集的人进来歇脚，顺便翻翻书。有个卖豆腐的老汉，每次都来看《白话聊斋志异》，虽然识字不多，但对插图也能津津有味地看上半天。他说，这些鬼故事比做豆腐有意思多了。

最有趣的是罗四村一对兄妹。哥哥十五六岁，妹妹小他两岁。每到暑假，两人就步行十来里路来借书。

有一次，妹妹偷偷问我：“有没有神话故事书？”我给她找了袁珂著的《中国神话传说》上下册。她高兴极了，当场就坐在桌前看起来，连哥哥催她回家都不理。

春去秋来，这些读者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志权和肖丽似乎好上了，我看见他们晚上并肩来镇影剧院看电影。王才生老先生已经去世，他孙子来替爷爷还上最后一本书。他早已大学毕业，正在复习考公务员。

他告诉我，爷爷一辈子就喜欢读书，本来把书作扔下了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又重新拾起了笔，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故事。弥留之际，王才生先生嘱咐孙子，将他购买珍藏的一部精装的《写作》杂志2000年合订本赠我。

卖豆腐的老汉中风后不再赶集，他的摊位换了年轻人；罗四村的兄妹俩，哥哥考上了大学，妹妹还在县一中学习，他们再没有来借过书。但我不会忘记他们，心里也在真诚地祝福他们。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(综合办公室) 2343207(总编办公室)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

心 织笔耕

被拭亮的名字与诗性灵魂的打捞

袁硕望

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，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，在谢宗玉的笔下流光溢彩，神气活现，再现了岳麓山文明的灵光。

谢宗玉总能从故纸堆和历史的尘埃里，发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東西。在他的文化大散文中，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文人，还有一些被人忽略的边缘人物，比如罗典，比如欧阳厚均。特别是那个被历史的尘土掩盖的安仁老乡欧阳厚均，谢宗玉浓墨重彩，大书特书，使之拨云见日，重放光芒。

谢宗玉似乎心怀一个使命，就是要让被历史淹没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变得广为人知。在《罗典、欧阳厚均及曾国藩的师生情》中，谢宗玉重点关注了罗典、欧阳厚均两名鲜为人知的岳麓书院院长，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师生情谊被他真实还原。

谢宗玉常常热衷于修正正统史观，呼应“文字之外有大历史”的认知，刻意疏离名人崇拜，转而发掘被遗忘的“文化守夜人”，使他们从“历史配角”跃升为湖湘文教史的支柱。特别是对欧阳厚均遭遇的不公的“历史待遇”，谢宗玉愤愤不平，起而辩之，为其争取一席之地。

当我们获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江忠源、李元度等都是欧阳厚均的门生，并对岳麓书院的贡献时，是否与谢宗玉产生强烈共鸣呢？正如谢宗玉所言：“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的确是从欧阳厚均开始，湖湘多了一群摇曳生姿的身影，中国多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浩歌，未来多了一份曙光在前的期待。”

在拭亮被岁月和尘土掩盖光芒的名字时，谢宗玉还不停地打捞着岳麓山的诗性灵魂，《千年弦歌》中不乏诗性的烙印。

《杜甫：四时麓山疾采薇》颠覆其家国情怀“流离诗圣”的单一形象，揭示岳麓草木如何成为杜甫乱世中的慰藉与经济来源。谢宗玉以诗证史，将采药、观鸟等生活细节转化为精神

韧性的隐喻，烟火人间里隐藏着杜甫温暖而真实的人性侧面。

从裴说《道林寺》到钱大昕《长沙》，从徐文华《岳麓书院》到贺国华《岳麓寺》，再到萧行守《道乡台》、黄道让《重登岳麓》、严祐《风荷晚香》、曾熹《游岳麓寺》、蔡锷《登岳麓山》等；从《悠悠麓山诗话》到《一首古诗里的潭州悲歌》，再到《书院那些意味深长的楹联》《江天暮雪的打开方式》，谢宗玉打捞散佚于古籍的岳麓诗篇，并呼吁将其刻石于游道旁。这一行动既是文化保存，更暗含“以诗为媒”的公共启蒙，让游客在行走中与千年诗魂相遇。

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例如，“江山胜迹”部分，以建筑为切入点，书写物质遗存承载的千年文化记忆。“除人文历史外，建筑景观也是岳麓山的一大特色，佛道儒三家的标志性建筑群，自是不必多说，禹王碑、爱晚亭、麓山寺碑、放鹤亭、白鹤泉、隋舍利塔、五轮塔、印心石屋、赫曦台等等，同样争妍斗奇，美不胜收。”千载文迹，物质残片承载的不仅是美学，更是传统的文化和流动的文明。

从朱熹、张栻建台，到后来被毁又重建的沧桑历程，赫曦台的盛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，暗示了文人精神从“仰观宇宙”到“寄情林泉”的转向。这些千年的文迹、文化的碎片穿珠连珠，链接成珍珠项链，发出异样璀璨的光芒，成为湖湘文化韧性的见证，也逐渐成为岳麓山的精神图谱。

从天书禹王碑可能是南方部落文字的妙思遐想，到透过麓山寺碑对古代立碑产业的推测，再到自卑亭“从地理意义上的最低点，确立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出发点”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儒士，内心却无比强大，“少唯唯诺诺之徒，多仰天大笑之辈，胸中藏有乾坤，头脑自有主张。”

谢宗玉在文化的残片里探寻千载文迹，看

到了湖湘文化生生不息蔚然成林的茂盛景象。即使1941年日军轰炸书院后，谢宗玉对战争毁灭的记述，不落于悲情控诉，而聚焦瓦砾中“弦歌不绝”的再生力。禹王碑的苍痕、麓山寺碑的裂痕，作为时空胶囊与文明伤痕的见证均被转化为文明抗挫的印记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橘洲古建筑群诉说着历史的悲催与痛苦，山河虽好，这里曾经却是列强瓜分蚕食的地方。“可恨国、政、经济均被愚昧独夫、洋奴把持，国民心力沉疴羸弱，蛮夷恶敌肆意分割、吞并华夏，万民为奴，国资殆尽。”

谢宗玉将橘洲古建筑群的勾沉与描绘置于卷末似大有深意，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振聋发聩！潇湘意象从“清冷凄迷”的贬谪文学中得以解放，注入“赫曦”般的光明性与行动力的湖湘文化必将大放异彩，历史的车轮碾过，湖湘大地和中华民族未来可期。

“从禹王碑的洪荒天书到爱晚亭的枫火霞天，从岳麓书院的儒风浩荡到辛亥枪声的裂帛惊雷，从新民学会的同志砥砺到橘子洲头的苍茫之问，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生生不息。”王跃文总序如是说，“今天的岳麓山早已超越了地理上的标志意义，它是一部以风雨、墨香与热血写就的山河史书，一幅湖湘文化的精神图腾。”

谢宗玉的《千年弦歌》正是“以万年之风、千年之雅、百年之颂为经纬，将岳麓山的自然肌理、文脉传承与精神魂魄层层剖解，为湖湘文化立心、立言、立传，以文学形式深度挖掘岳麓山的自然与人文价值，全面塑造岳麓山文化品牌，意义非凡。”

《千年弦歌》解密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图谱，既是湖湘文化的“自我启蒙”，亦是当代文化散文的标杆之作，更是湖湘千年文脉在当下的深情对话和滚烫心跳。

《千年弦歌》 谢宗玉 著 岳麓书社

书 香

愿这本书像一道光照亮你

祁军平

《轻履者行远》这本如砖头厚重的长篇小说，我读了半月，读完不禁感叹自己这些年仿佛白活了。作者是一位比我小十多岁的女大学教师，她32岁的短暂生命如流星般划过，怎不让人为之惋惜。

高煜出生于宝鸡，生前执教于西安财经大学，这本书是她确诊乳腺癌后开始创作的。我猜想，她一定是受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女博士于娟的影响和启发。于娟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写下了六万字的生命日记《此生未完成》；而高煜在抗癌的最后三年时光里，背着母亲偷偷写下了28万字自传体长篇小说。她为的是将短暂的生命凝固成文字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，让自己的精神传播得更久、更远。

小说以人物成长为主线，从父母结缘到主人公赵楚焯的呱呱坠地、牙牙学语写起，记录了她的童年、少年、大学时光，直至赴美读博、回国任教。作者用第三人称记录了自己短暂而拼搏的一生，以及三年抗癌历程。

主人公赵楚焯从小聪慧过人，从幼儿园到留学英国，她都是妥妥的“学霸”。她自小对笔情有独钟：一岁抓周时三次抓笔，无论是上大学还是赴美留学，都热衷于收藏各地的名笔。她天资过人，爱好广泛，这或许与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有关。她自幼涉猎广泛，堪称“杂家”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她的作文便入选《全国优秀少儿作文选》；读七年级时，通过了钢琴业余十级考试；从小学到大学，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作品幽默风趣，文字功底扎实，部分章节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诸如“别的人家女孩是金花，她家儿女是爆米花”，她把小鸡唤作“小朋友”，把三个同学比作“三根苦菜花”，以及“小时候表哥披着床单，头上顶个纸杯，偌大的两国就靠两人撑着”等等，无不彰显出作者活泼开朗的性格。

人性是复杂且自私的。在第四章《大学青涩班长与怪异女孩》中，不涉及利益时，舍友和睦一团；可一旦牵涉助学金，老六和老七便闹得不欢而散；李月为争夺“省级优秀毕业生”称号，更是从中使坏，耍尽心机，两面三刀。同时，读这本书如同跟随作者赴英国游历一番，既揭开了海外留学的神秘面纱，也堪称了解海外留学生活的窗口。

这本书还纠正了我对癌症治疗的误解。我原以为化疗是用机器激光杀死癌细胞，读完才知道化疗其实是输液，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治疗方式。读第一章时，我的心情一直很压抑、很沉重，不禁为这位风华正茂且未婚的“海归”博士而惋惜。

人生就是一场自我的救赎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劫难，可谓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作为天之骄子的赵楚焯，在32岁人生如日中天之时，或许是在追求事业成功与社会认可的同时，过度劳累，透支了健康，不幸患上了乳腺癌。

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姚贝娜和陈晓旭，她们在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时，内心该是何等的痛苦。赵楚焯曾经历两次手术、七次化疗、二十五次放疗，始终与命运抗争，她的勇气着实让我钦佩。可全书没有一句悲观、消极的语言，字里行间情意真切，读来更觉振奋人心。

花，她家儿女是爆米花”，她把小鸡唤作“小朋友”，把三个同学比作“三根苦菜花”，以及“小时候表哥披着床单，头上顶个纸杯，偌大的两国就靠两人撑着”等等，无不彰显出作者活泼开朗的性格。

人性是复杂且自私的。在第四章《大学青涩班长与怪异女孩》中，不涉及利益时，舍友和睦一团；可一旦牵涉助学金，老六和老七便闹得不欢而散；李月为争夺“省级优秀毕业生”称号，更是从中使坏，耍尽心机，两面三刀。同时，读这本书如同跟随作者赴英国游历一番，既揭开了海外留学的神秘面纱，也堪称了解海外留学生活的窗口。

这本书还纠正了我对癌症治疗的误解。我原以为化疗是用机器激光杀死癌细胞，读完才知道化疗其实是输液，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治疗方式。读第一章时，我的心情一直很压抑、很沉重，不禁为这位风华正茂且未婚的“海归”博士而惋惜。

人生就是一场自我的救赎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劫难，可谓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作为天之骄子的赵楚焯，在32岁人生如日中天之时，或许是在追求事业成功与社会认可的同时，过度劳累，透支了健康，不幸患上了乳腺癌。

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姚贝娜和陈晓旭，她们在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时，内心该是何等的痛苦。赵楚焯曾经历两次手术、七次化疗、二十五次放疗，始终与命运抗争，她的勇气着实让我钦佩。可全书没有一句悲观、消极的语言，字里行间情意真切，读来更觉振奋人心。

悦 读 汇

《万物同家——周承强生态诗选》分享会在济宁举行

鲁冀

诗集赠阅及作家、书画家、收藏家交流活动。

作家周承强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创作，瞄准美丽中国建设风貌，反映了新时代环保人全力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三大保卫战的拼搏风采，展示了经济绿色低碳、环境洁净优美、生态良性循环、人居健康安全的理念新形态新变化。诗集收入的近200首生态作品，先后发表于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数十家报刊，系首次集结出版。

这些作品手法多样，艺术个性鲜明。分享会气氛热烈融洽，发言踊跃，大家兴致勃勃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。咸宁市小说学会副会长张升明认为，周承强的生态诗歌，探索了人与自然的生存之道，想象力丰富，现场感画面感强，是对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当代表达。《大渡河》杂志社执行主编李尧隆说，这些诗歌直面生态，较好地回应时代、书写时代，思之有益，读之有味，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济宁文化名家、作家、文艺评论家成岳表示，周承强的生态诗歌是用文学丈量生态的行动书，

在作者去世八年后的2025年的年初，在她的母亲马林女士的奔走努力下，这本长篇小说最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公费出版，全国发行。马林女士更遵循女儿生前的意愿，用她的十万元稿费，在云南建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；又用她英语专著的出版稿费，在西安财经大学设立了“高煜”奖学金。这不仅实现了高煜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蜕变，更圆满达成了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的遗愿。

冯唐说，成年人的世界，一定要学会自渡。愿人世间少一些病痛，愿这本书像一道光照亮你的人生，愿更多读者能从《轻履者行远》中，汲取高煜面对命运灾难不屈奋进的精神力量，像她一样向阳而生，勇往直前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

《轻履者行远》 高煜 著 东方出版中心

标识性、独特性、生动性明显，艺术视角独特，充满创新智慧，具有坚实、朴茂的内在骨力，宁静、真实的生命温度，表现了作者物我两忘的追求。分享与互动中，周承强介绍了创作体会。

周承强系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创委委员，曾任《解放军报》记者、全军政工网军旅文学频道编辑等，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，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百名文学类项目。1988年1月开始在《小说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，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诗歌》等30多种选本及国内中学语文试卷、中高考语文模拟试题卷，已出版文学作品19部。曾获第十二届全国文艺奖、解放军文艺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、广州军区首届战士文艺奖、第二十六届梁斌小说奖、第三届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被《诗选刊》评为“中国首届十佳军旅诗人”，系中国军旅诗歌新生代诗人领军者之一，生态文学代表作家。

想来想去 同窗·风景独好 杨约顺

想获取《同窗风景》一书，是两年前的事儿。我曾在当当网上搜寻，跑新华书店找营业员打探，都无从着落。上月，费尽周折要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曾为厅级领导干部的作者，以长者特有的慈祥与爽直，立马答应快递一本。

书到，我是一口气读完的。四十多年前，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刚恢复高考几年，一群来自不同地方，有着不同年龄，带着不同阅历的同学，相聚在浙江中西部的一所大学。毕业后，各奔东西，迅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精英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再次相聚在《同窗风景》。此书由徐建华主编，中国市场出版社公开出版。全书收录了35篇文章，涉及32位同班同学，其中徐建华一个人写了4篇。起初，我以为这是同班同学信手写写的个人回忆。细细品读，却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共享那段清苦而充满理想的求学岁月，承载着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深厚情谊。

个人的成长史，往往镌刻着时代发展的烙印。最打动我的，是这本书的“真”，它没有刻意美化青春，而是忠实记录了那个时代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时代的感恩、文笔优美，言之有物，可感可亲。

来自不同地方。周亚祥写道，从懂事上学起，就跟随部队转业父亲的父亲，从东北农村举家西迁，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城安家定居。崔松昌，来自苏北农村，饱尝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清苦。而由于浙师院坐落金华，大多数学生都来自金华、衢州地区的下辖县。

有着不同年龄。奚建华的求学道路非常艰难，瞒着所有人去参加高考，被录取后，原先代课的学校和乡党委坚决不同意，极力挽留；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，20岁时父亲去世，四兄妹中兄长为父，全家人都离开他这个顶梁柱；为送弟弟上学而耽误了自己的开学报到时间……好在他的爱人自始至终无条件地支持他，鼓励他。可见，奚建华上大学之前已是成家了。

何巧玲写道：“特别是我班的五位女同学，五位姐妹，五朵金花。我是五姐妹中的老小，有四位姐姐的关心照顾，幸福而又快乐地度过了大学生活。”刘海良，上学时儿子已是三岁多了。崔松昌写道：“我是班里年龄上的老大哥，2005年就退休。”毛冬友写道：“1978年恢复高考，26岁的我，女儿也出生了，符合已婚考生的年龄报考条件。”戚福忠写道：“有一天，我突然收到妻子的来信，她告诉我村子里已开始开山砍柴了”……显现，这些同学都是上大学前已结婚，还有陈泽民、朱桂庆、楼金棠、包中庆等，上学前都有老婆孩子了。

带着不同阅历。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有民办教师的阅历，比如奚建华、舒晓明、章年海、金亚平、何巧玲、毛冬友、周亚祥、崔松昌、傅元星、包中庆、王柏中、陶振扬、李家雷等等。毛冬友，在入校前是村里最年轻的党员，担任班里的党小组长，发展了多位党员，经她介绍入党的有学习委员何巧玲、劳动委员李伯勋、体育委员刘海良等。赵爱娟在诗中写道：“同学来家属，腾挪同住房。伴侣邀外出，请假好商量”……

主编徐建华，曾担任过三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。他勤政为民、口碑载道，而且才华出众，行文幽默风趣。“都说学生毕业离开母校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教学楼带不走，图书馆带不走，床桌椅带不走，即便是师妹也很难带走。我们班的一个师妹被低一届的一个帅哥娶走了，虽说是毕业后的事，仍惹得班上男同学一片哀号。现在想想唯一能够带走的母校的名字，她将伴随我一辈子。”

《同窗风景》一书，由曾经担任过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的奚建华题写书名。他的字迹隽永、清秀，一如其淡泊名利、勤勉奉献的人生。书中很多同学在岗位上成为佼佼者：赵素云，1996年滨州市五千多名教师中投票评选十名优秀教师，又称“教坛十秀”，竟然毫无准备地当选，那奖品——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现在虽已锈迹斑斑，但还珍藏着。1988年获得浙江省第十届“春蚕奖”。

王柏中，毕业后在县级市先后担任校长、科长、镇长、副部长、局长，直至担任市政协副主席，仍念念不忘当班主任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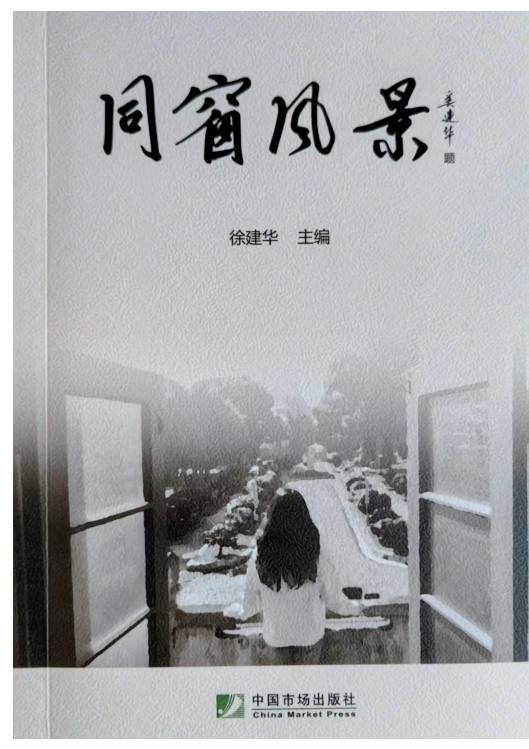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32位文章作者都已退休，但仍为社会发挥着余热。对于32位作者而言，《同窗风景》是一份无法用价值衡量的礼物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走了多远，身上都有着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印记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在我们拥有同一片美丽的风景。

《同窗风景》 徐建华 主编 中国市场出版社



风和日丽，文心和鸣。11月29日至30日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万物同家——周承强生态诗选》分享活动，先后在济宁市兖州区、邹城市、任城区和太白湖新区举行，鲁湘鄂粤等省作家、文化学者参加了活动。

湖南作家、文艺评论家袁硕望认为，周承强的这本诗集，聚焦生态主题，形成了独特风格的生态诗歌，对文学助力生态建设发展作了有益尝试。分享会在上述市区均举办了简约的新

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(综合办公室) 2343207(总编办公室)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 月价：40元/份 印刷：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